

一步錯，步步錯，拜登休矣！

或許大家注意到，在當選之初，拜登每次與他國領袖見面時，或者上臺演說時，總喜歡以小跑代步，顯示他雖然年齡一大把，可是體力還是不錯的。最近，不行了。他走路是一步一腳印，很木，像機器人。也難怪，問題太多了，都是超越他能力範圍的大問題。他睡眠能好嗎？身為愛爾蘭後裔，他不酗酒，可是固執的不行，仍然想競選連任。問題是，他未必能撐到哪個時候，撐到也未必選得上。因為，一連串的錯誤將帶來俄烏戰爭的失敗，巴以衝突中以色列的反人類罪行也會使強烈支持以色列的拜登失去伊斯蘭教選民和年輕選民的支持。

三年多，他沒有少挨共和黨的罵，說他軟弱無能，尤其把從阿富汗撤軍搞得狼狽不堪。一般選民也沒有放過他，每次民調，都責備他搞不好經濟，通貨膨脹高企不下。墨西哥邊境的非法難民潮也搞得他焦頭爛額。保守派評論員有的說，他任內非法人境的人口已經超過800萬，也有人說，600萬。老實說，誰也不知道確實數目，否則也就不叫偷渡了。總之，難民是晝夜不停地往美國南部各州湧入，然後南部各州的共和黨州長就包租大巴把難民往北部各個民主黨控制的州送。簡言之，邊境失控了。

只有美國兩大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和主流電視臺，CBS，NBC和ABC，對拜登還很客氣。它們的評論員，大概是恐懼特朗普再入主白宮，有說拜登外交上的成績斐然，有說他對經濟處理得當。儘管如此，民調顯示，他的支持率仍然低於特朗普，也就是低於一位正在吃四場官司，涉及91項刑事和民事罪名的嫌疑犯。這絕對是美國總統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聞。

內政的錯誤就不說了，且讓我們

◎水秉和

來看看他自認為的長項：外交。客觀地說，拜登老先生很可能錯過了他最適合擔任總統的時機。他第一次參加總統競選是1988年，但在預選中輸給杜卡卡斯，而杜聯給了老布希。那時美國是超強，蘇聯即將解體，非常適合他的冷戰思維框架。2008年，他在預選中輸給奧巴馬，那時正值美國次貸危機，問題的複雜性恐怕已經超過他的能力。2020年，他終於當選了，可是國際形勢的主軸已經不是民主+人權的意識形態對抗專制+權威主義意識形態了。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非常複雜，各國的訴求五花八門，但是如何改進民生，發展經濟，是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和核心關切，而反對新移民，主張認同政治和民粹主義已經從政治邊緣逐漸走向許多歐洲國家的主流思想。拜登的認知出現了時代錯誤，這是導致他一步步錯，步步錯的根本原因。

當選後在國會首次宣示執政理念時，他高調指出，他要聯合所有民主國家來對抗專制國家，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這應當說是他的基本錯誤：拿過時的意識形態來同時挑戰兩個核大國。事實證明，這個政策並沒有得到歐洲以外的絕大多數國家的回應或支援。問題還不止此。由於他對非民主國家的敵視，他在競選時曾經批評沙特為“賤民”國家，得罪了沙特王儲薩勒曼。最近，他在三藩市隆重歡迎習近平和剛剛跟習談論改善雙邊關係之後，居然在記者招待會上冒出一句習是“獨裁者”。這就跟他侮辱沙特王儲一樣，完全沒有及時控制自己的腦子傳到嘴巴的神經，在全世界人面前失去外交禮節。

當他試圖重新加入特朗普退出的《伊核協議》時，他還向伊朗索取

附加條件。這時伊朗已經與中國簽訂了長達十年的合作協定，已經有了底氣，所以拒絕接受任何附加條件。談判蹉跎時日，而比較親西方的魯哈尼政府被反美的萊西政府所取代，以致於談判沒有結果——美國未能重新加入伊核協議。這是說，美國繼續拿制裁來卡伊朗的脖子，把伊朗硬往中國那邊推。

這些錯就導致了更多的錯。第一，對中國強硬，要以“實力”出發，結果被楊潔篪駁斥，“中國不吃這一套”，使得拜登政府過去三年完全得不到中國的合作。結果，隨著局勢變化，和選舉需要，他今年放軟身段，試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第二，以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來壓迫俄羅斯，引發了俄烏戰爭。第三，把戰略重心東移，在西太平洋挑事，忽略了中東，給予中國機會，中國通過經濟合作，靜悄悄地侵蝕了美國在中東的主導權，終於在今年3月促成了伊朗與沙特之間的和解。這就是說，在他短短三年任內，他促成了中國，俄羅斯，伊朗這三個國家的密切關係，構成了所謂的鐵三角。這麼一來，中國得到了來自俄羅斯和伊朗的能源，俄羅斯得到了中國給它的經濟支援，而伊朗得到了中俄兩國的支持之外，還得到了與阿拉伯產油國之間的大和解。實際上，拜登這位元時代錯誤的意識形態鬥士，一步步導致步步錯，不知不覺地徹底改變了國際均勢，使美國陷入全面被動。

俄烏戰爭爆發，拜登要印部隊，被拒；要沙特站隊，被拒；要土耳其站隊，被拒。東盟，拉美，非洲，絕大多數國家都拒絕站隊。你或者會奇怪，為什麼拜登和他的團隊，還有美國一大批智庫中的精英中的精英，沒有覺察到，當這麼多國家都拒絕他的時候，就是告訴你，你犯了時代錯誤病了？什麼錯



論壇 中美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ca.rr.com
社務委員: 張紹遠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惠中 馬在莊 侯秉宇 高志雲 盛嘉麟 范湘濤 汪健生 李秉信 張文基 葉社長
刊例設計 劉學武
每星期六出刊 第539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呢？世界已經是多極的世界了，一大批中等國家崛起，追求獨立自主，爭取國際話語權。這時，拜登拼命要把它們拉回到三十年前，拉回到美國獨霸的世界中去，仍然以為他能夠號令天下，可能嗎？他這是拿著長矛，跟風車作戰。如果他放棄冷戰思維，客觀審視國際現實，他就知道，若要維持霸權，審查世界的需要，尋求繼續領導世界的適當途徑，而不是拖世界的後腿。沒有這麼做，美國自然就變得處處被動。

處於被動，對身為世界霸主的，是不能容忍的事。它必須翻盤。怎麼翻呢？把沙特這個產油大國，這個遜尼派的領頭羊，再拉回到美國這一邊來！怎麼做呢？促使它跟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這個做法的本身可能不算是錯誤，但是，相對於世界多極化的大潮巨浪，它的格局實在太小了，也太自我中心了。並且，它還導引出一個更深刻的問題。那就是：巴勒斯坦人怎麼辦呢？

拜登不是在全世界高舉人權大旗嗎？他不是不斷批評中國在新疆與香港違反人權嗎？那麼，巴勒斯坦人的人權呢？

極端諷刺的是，巴以衝突爆發了！這是一隻巨大的黑天鵝。就在拜登，為了地緣政治，為了阻擋中國影響力擴張，他準備回顧巴勒斯坦人的人權，卻遭到巴勒斯坦人的反噬。內塔尼亞胡的殘暴報復行動無情地撕開了拜登的假面具。如果在美國，黑人的命也是命，那麼，

難道巴勒斯坦人的命不是命嗎？

11月11日，伊朗總統萊西抵達沙特首都利雅德，會見了王儲薩勒曼並參加了57個伊斯蘭國家舉行的峰會。峰會譴責以色列在加沙施行的各種暴行；譴責以色列切斷加沙的水，電，糧食供應；譴責以色列強迫人口遷移；要求立刻停火。伊斯蘭國家的領袖表現出空前大團結。他們達到了許多共識：遵照聯合國1967年的決議，建立巴勒斯坦人的獨立國家；解除對加沙人民的圍困；立刻提供人道主義援助；要求安理會對以色列的罪行進行審查；要求國際刑事法庭對以色列違反人類罪行進行審查等。他們還建議：所有阿拉伯國家停止與以色列進行貿易活動；禁止美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基地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彈藥；考慮使用石油作為制裁以色列的武器；以及禁止以色列的軍民飛機進入阿拉伯國家的領空。

這明白告訴我們，拜登最新一輪的中東政策徹底失敗了。鐵三角中，伊朗這一角突然擴大了，現在的鐵三角變成了中國，俄羅斯和整個阿拉伯世界。

巴以衝突拖得越久，衝突擴大的可能性就越大。衝突擴大，散漫而仍然缺乏自信的阿拉伯國家就被逼地團結起來。美國在人權上的雙重標準就徹底暴露。拜登，以民主與人權作為他的外交基礎，想要以此恢復美國三十年前的輝煌，卻不幸被內塔尼亞胡猛烈打臉。這是無比巨大的諷刺，是拜登個人的悲劇，也是美國的悲劇

俄烏戰爭的展望

一年多以前，純粹從宏觀角度，筆者曾經指出，俄羅斯大概率會贏得這場戰爭。哪些宏觀因素呢？

第一，俄羅斯的人口是烏克蘭的四倍。在烏克蘭人口大量出逃之後，這個比例已經接近五倍。也就是說，戰爭打得越久，烏克蘭的兵源就會越短缺。

第二，俄羅斯是資源豐富的大國，能源，糧食，礦產等，自給自足。它的工業實力也相當強大。由於它的民生需求幾乎全部可以得到中國，土耳其以及其他非北約或歐盟國家的供應，以致於美西方對它的極限制裁不會導致它經濟崩盤。

第三，戰爭爆發後，俄羅斯進行了經濟轉型，進入戰時經濟，大規模發展軍工企業，24小時不停生產武器和炮彈。反觀烏克蘭，其本身的工業體系遭到嚴重破壞不說，其背後的北約國家，由於沒有直接參戰，沒有理由進入戰時經濟。兩者之間的差別現在已經完全暴露：北約無法及時向烏克蘭提供足夠的武器和炮彈。

◎彭文遠

第四，在俄烏戰爭中，俄羅斯掌握了制空權，烏克蘭處於挨打地位，僅靠防空系統被動應付。因此，俄羅斯能夠對烏境內所有設施狂轟濫炸，而自己的領土基本不受威脅。

第五，俄羅斯是一個國家，只要普丁在位，其戰勝的決心不會改變。烏克蘭則仰賴30國組成的北約的支持，戰爭持續越久，北約內訌的概率就越高。

之所以致此，根本原因是打仗是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絕對不應當仰人鼻息。要打仗，國家必須能夠掌控自己的軍隊，武器供應，後勤補給與社會的生產資料。老實說，澤連斯基，一位喜劇演員出身的政客，從一開始就作了極端錯誤的決定。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除了一次未遂的兵變幾乎造成俄羅斯內戰以外，從宏觀角度來看，烏克蘭戰敗似乎難以避免。但是，宏觀因素並

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以少勝多，以弱敵強的案例非常多。勝敗要在戰場上決定。那麼，仗打了近兩年，戰況到底如何呢？

對此，我們不妨比較烏克蘭的兩次反攻。據西方媒體分出的階段，烏克蘭從去年8月29日發動了第一次大反攻。依仗美國的海瑪斯多管火箭炮，177mm榴彈炮，土耳其的無人機，以及一些西方提供的新型坦克，加上北約提供的情報和訓練，以及馬斯克的星鏈衛星提供的俄軍戰地部署，烏克蘭取得了可觀的勝利，在南部奪回了克爾松重鎮，在東部奪回了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當時，俄軍在許多戰線倉皇逃命，潰不成軍，導致普京走馬換將，任命綽號為末日將軍的蘇洛維金為總指揮。蘇洛維金以曾經在敘利亞戰場狂轟濫炸出名，所以在烏克蘭境內也發動了狂轟濫炸，穩住了戰局。這次反攻到11月結束，烏克蘭的戰果輝煌。如果我們回頭去看，那時，烏克蘭的兵源足，士氣高，北約的援助也到位。對比之下，俄軍

的指揮系統混亂，綜合作戰能力缺乏，武器落後，精準度差，無人機短缺。如果拜登未雨綢繆，在那時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遠端導彈和大批F-16戰機，說不定烏克蘭能夠一鼓作氣，收復所有失地，贏得這場戰爭。

可惜的是，拜登擔心烏克蘭會向俄羅斯本土發動攻擊，引發核戰，遲遲不肯提供遠端導彈和F-16戰機。沒有制空權，烏克蘭全境遭到無情打擊，而俄羅斯人民能在國內正常過日子，軍工廠能夠日以繼夜，加工生產。仰人鼻息的澤連斯基，本來已處於弱者的地位，而打仗時居然還有一隻手被拜登綁在背後，使他失去了最可能取得勝利的機會。拜登是不是從一開始拜登就沒打算讓烏打贏這一仗？

這次反攻之後，只有小打小鬧，戰爭陷入僵持。今年，由於援助未到位，烏的第二次反攻從春季拖延到夏季，到6月8號才發動。這時，俄軍在所有陣地排滿了密密麻麻的地雷，地雷後面有專門用於阻擋坦克車和裝甲車的龍牙陣與壕溝，再後面就是大炮和火箭炮。缺乏無人機原來是俄軍的嚴重短板，它趁這

段時間從伊朗買到大批無人機，並且伊朗還幫助它在俄設廠，製造改良式無人機。為了對付烏克蘭的無人機，俄軍也設計出電子干擾系統，大幅度消滅了烏的無人機的效果。在第一次反攻時，俄的兵源不足，難以防守長達1000多公里的前線，第二次反攻時，俄軍已經增加了30萬新訓練出來的正規部隊。基於這些原因，多方報導告訴我們，第二次反攻失敗了。

經過了近兩年的時間，國際局勢也發生了巨變。美國眾議院占多數的共和黨一直沒有批准拜登提出向烏克蘭提供600億美元的援助，而歐盟也還沒有通過它要提供的500億歐元的援助。斯洛伐克選出的新總統站隊匈牙利，反對繼續援烏。同時，多方報導，北約無法按時提供足夠的炮彈。

雪上加霜，10月7日爆發了巴以衝突，俄烏戰爭突然失去了世界的關注，也很可能失去了拜登繼續提供援助的決心和能力。看來，烏克蘭的悲劇已經難以避免，問題只是，這個悲劇到底如何結尾，仍然難以捉摸。

Taiwan's 2024 Election Logic a Deeper Thinking Beyond No War

The reason why Taiwan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is because the issue of its sovereignty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rectified internationally. Historically, Taiwan belonged to China at least from the 14th century. Japan surrendered at the end of WW II and returned Taiwan to China in 1945 after occupying it for 50 years. Chinese people's revolution against a corrupt Qing Dynasty and their nationwide civil war evolved over many decades (from the 19th to 20th century) into the current cross-strait division.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s in opposition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179 out of 193 United Nations members) recognize the PRC as the legitimat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and do not recognize ROC/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entity or state. A few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and Japan) do wish Taiwan to exist as a political entity but are unwilling or unable to recognize it as a country because they consider Taiwan not being a part of China best serves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euphemistically called 'common values'). There are only very few countries (only 12 countries)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ROC (Taiwan)) largely held by an incentive - financial aid from Taiwan. Under this somewhat stressful diplomatic situation,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ave peacefully co-existed over 74 years with trade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s ideologically ambiguous, changing from seeking unification by force (both sides wanted to conquer the other side) to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out excluding using force if necessary (most people in the mainland have this opinion today)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never engaging war, seeking independence, or pushing for reunification. (Most people in Taiwan have this wishful thinking.) The above notions were formed through decades of time when the two sides gradually changed in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world situation got more complicated. Today, Taiwan's economy has grown from peaking as the number one of the Four Asian Little Dragons to gradually relying on the mainland for a trade surplus, while the mainland has risen from poverty and backwardness to becoming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d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leading in many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technologies. This has obviously brought the Taiwan issue - cross-strait reunification - to the forefront on a shorter timetable for resolution. If there were no external interference on the Taiwan issu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others using ambiguous diplomatic strategies to maintain cross-strait division, which they wish to maintain to contain China out of fear for China's rise.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wanese people would not be so muddled, an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might take the road of 'gradually talking, gradually learning, and gradually uniting'). After all, most of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share the same language, race, blood (inheritance), and culture, even their living habits, ethics, and moral values.

However, the Taiwan issue ha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in recent years and Taiwanese people's choices for the future have become blurred caused more by external influences from their touting a vague and hypocritical 'common value' argument. (Taiwanese are not entirely like Americans or Japanese i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This phenomenon is amplified in every election year, especially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year when politicians smear and blur the long-held reunification issue to divide votes. Thi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Taiwan's upcoming 2024 general election. Taiwanese people do not want Taiwan to become a second Ukraine. Taiwanese people do not want a war. The Taiwanese's logic is not wrong. But in this 'no war' logic, have the people of Taiwan really thought through how to cast their votes?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hat the bystander can observe more clearly than the heated fighters or arguers. This is indeed true when it comes to the Taiwan issue. After listening to many Taiwan election commentators, one can draw several conclusions.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ave few honest political opinions on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 reunification (the future of Taiwan). There are also few debates on political or administrative accomplishments or ideas about governing the country. On the Taiwan issue, we can hardly hear any clear proposition; even on the 'One Country - Two Systems' or the '1992 Consensus', we do not hear any in-depth discussions nor any commitments. On the contrary, avoiding war has been hyped as the

main issue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Russian-Ukraine war and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Opposition parties make 'Removing the DPP can avoid war' the main theme (regardless of who is elected, an absurd notion!), claiming Lai Qingde's pursuit of Taiwan independence will cause a wa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at certainly is a correct assessment, however, none of the opposition candidates are willing to say how to lead Taiwan to peaceful reunification. In the following,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ystander: Taiwan cannot avoid war unless it takes the path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and turns off external (foreign) influences.

First of all, Taiwanese people must understand that any argument against peaceful reunification is not true love for Taiwan.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ll avoid war; without peace means eventual war. Without unification, the country's name cannot be rectified; war is more likely with foreign intervention (External interference cannot be avoided as seen today.) People who are afraid that reunification will cause Taiwan to lose its democracy do not understand that true democracy comes deterministically from the people and is not someth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logans create. If the people of Taiwan do not have the confidence to lead the government towards true democracy, can true democracy be assured without unification? Without unifica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names/sovereignty, there will be no place for Taiwa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re will be more possibility for Taiwan to become like Ukraine, a sacrificing chess piece. On the contrary, after reunification, Taiwan's democracy can progress without foreign interference, which will naturally affect the reunified China (Taiwan and Mainland). After Hong Kong's re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Hong Kong is truly progressing without foreign interference or colonial laws, and Hong Kong is also affecting the whole of China. The thinking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should not stop at the slogan of avoiding war but should drill deeper and clearer about what true democracy is. Democracy can have different systems (Doesn't Her Majesty in Britain also have democracy?) Under what conditions can true democracy be achieved is the question, no foreign intervention is the desirable situation. After thinking through this clearly, the Taiwanese people should choose who can lead Taiwan towards reunification, whose policies can avoid becoming a sacrificial pawn for a foreign power, and who can lead Taiwan toward true democracy. The voters should demand those policy debates from candidates.

Taiwan's 2024 election logic - Have you thought through it clearly?